

● 中国古代文学

《孔子诗论》与《毛诗序》说诗方式之比较

——兼论《孔子诗论》在《诗经》学史上的意义

李会玲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李会玲(1973-),女,湖北随州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研究。

【摘要】《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用《诗》观的不同,导致了它们说诗方式的差异:“言诗之内”与“言诗之外”;《诗》中之情与志的“显”处理与“隐”处理。历代说《诗》者都将《毛诗序》“言诗之外”的材料误读为是在“言诗之内”。这种误读造成了《诗经》学史上的尊序与废序之争。

【关键词】《孔子诗论》;《毛诗序》;用《诗》观;说诗方式;尊序废序之争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3)05-0597-06

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的出版,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其中的《孔子诗论》更是让论者云集。争论最热闹的两个话题是《孔子诗论》的作者及其与《毛诗序》的关系。子夏,因为在先秦《诗》学中的地位,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孔子诗论》的作者,又因子夏与《毛诗序》的说不清道不明的著述关系,《孔子诗论》又被认为是《毛诗序》之祖本。这些都只是推测之语。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诗》学系统中,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汉代以前儒家传《诗》述《诗》的一个最完整的文本,《孔子诗论》确实与《毛诗序》构成多层次的对比关系,不论是同还是异,都对中国古代的《诗》文化和《诗》学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关于其同,学者们多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本文只就两者的用《诗》观,及其说诗方式之差异进行比较,并探究其在《诗经》学史上的意义。

一、“观人俗”与“知得失”——用《诗》观之差异

对比《孔子诗论》与《毛诗序》,发现二者对《诗》之所用持有表面相近其实相异的观点:《孔子诗论》中论诗者认为《诗》的一个很重要的用途是“观人俗”,而《毛诗序》则在“观人俗”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认为《诗》之所用于“知得失”。

《孔子诗论》第16、20、24、27简:“孔子曰:‘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其]本。夫葛之见歌也,则以叶萋之故也;后稷之见贵也,则以文武之德也。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吾以]□□[得]币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其※(隐)志必有以俞(抒)也。其言有所载而后交,人不可解也。吾以《杕杜》得雀(爵)[※(服)]……如此可,斯雀(爵)之矣。※(离)其所爱,必曰吾奚舍之,宾赠是也。’”这里“吾以※※得※※”与“民性固然”之语数见,可见孔子作为观赏者通过诗歌以观风俗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这种观点在第3简中也有表述:“……邦风,其内(纳)物也(博),观人谷(俗)焉,大金(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很多

学者都认为“大金(斂)材”与采诗制度有关,而程二行先生考释此简说:“‘观人俗’,就是说,从‘邦风’中可以考见民情风俗;而‘大斂材’,也就是说,从‘邦风’中可以积累有关‘物材’的丰富知识。”^[1](第560页)程说为是。孔子把《诗》三百当做一个认识社会的窗口,确实让人很自然就联想到《礼记》及《汉书》等古籍中的“采诗观风”及“陈诗观风”之说。《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觐诸侯……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然而,这却是两种不同的用《诗》观。孔子通过《诗》以“观人俗”,是文学家在论《诗》,而《礼记》与《汉书》等汉代典籍中指明其观赏者的身份为“帝王”,其用诗之目的,不再只是“观风俗”,更在于让统治者“知得失,自考正”,把《诗》当做达成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与工具,已是政治家在论《诗》了。而《毛诗序》正是持此种观点:“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诗》之所用在于让“上”知道他们治理国家的得失之迹。

从“观人俗”到“知得失”,中间的桥梁是教化思想。教化思想由来已久。《论语》中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但是无论是在《孔子诗论》还是在《论语》中,都没有发现孔子将教化思想用来论《诗》。而《毛诗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既然孔子说《诗》可以“观人俗”,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即“人俗”是“上”“教以化之”的结果,那么当然可以通过《诗》来知“上”之教化得失了。

在汉代,不独《毛诗》一家把《诗》当做有关政教得失的政治文本来解读和使用。《汉书·儒林传》载《鲁诗》传人王式之事:“王式……为昌邑王师。昌邑王……废,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亡谏书?’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使者以闻,亦得以减死论。”还载《齐诗》之中坚人物翼奉之语:“《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汉儒用教化思想来说《诗》,把《诗》当做指导王政的教科书来读;他们透过《诗》本文看到了一国之风俗,认为这是一国之君政教得失的结果,关注的是他们的“得失之迹”,用意在于“以风其上”。这是一代说《诗》之风气。所以《毛诗序》连篇累牍的都是“* *之德也”、“刺* *”与“美* *”之语。《孔子诗论》的《诗》之用于观“下”之风俗,而《毛诗序》中《诗》之用于“谏”,让“王者”们“知得失,自考正”。用《诗》观的不同直接关系到说《诗》者怎样处理《诗》之本文。

二、“言诗之内”与“言诗之外”

《孔子诗论》与《毛诗序》对《诗》之本文处理方式的最大不同是:《孔子诗论》在言诗之内,而《毛诗序》是在“言诗之外”。关于这一点彭林先生说:“《诗序》的主旨,是在介绍‘言诗之外’的材料,而不在‘诗文之中’,这就决定了《诗序》的文字大体不会深入诗的本文……《孔子诗论》的重心是论述《诗》的思想内涵,着重在《诗》的本身。”^[2]彭先生指出了《毛诗序》与《孔子诗论》说诗方式的最大差异,确为不易之论。但是他说:“将两个不同性质的作品放在一起作所谓的比较,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从体例上说,这种比较确实没有意义,但是有两点却值得我们深究:一是《孔子诗论》和《毛诗序》分别言了哪些“诗之内”与“诗之外”的材料,二是为什么《毛诗序》中会出现这种“言诗之外”的说诗方式?

《孔子诗论》“深入诗的本文”,大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指出《诗》之志之所在:“《关雎》之怡,《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褒,《绿衣》之思,《燕燕》之情,害?曰:童而皆贤于其初者也。”(第10简);“《绿衣》之忧,思古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笃也。”(第16简)“《邶·柏舟》闷,《谷风》悲,《蓼莪》有孝志,《隰有苓》楚得而悔之也。”(第26简)二、概括《诗》之大意:“《鹿鸣》以乐司(始)而会以道,交见善而效,终乎不厌人。《兔罝》其用人,则吾取……”(第23简)“《清庙》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藁)。”(第5简)等等。

对于《毛诗序》“言诗之外”的材料,彭先生归纳为三类:“《诗序》体例大率与《书序》仿佛,也是‘各陈作者所由’。但可以细分为三类……一类序意在说明诗的使用场合,……还有一类《诗》序以说解《诗》的题义为主……另有一类序,意在指出作《诗》的本意,如:《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小宛》,大夫刺宣王也。《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祈父》刺宣王也。刺诗很少直斥是非,大多是用委婉曲折的方式表达,这是中国古代讽谏诗的特点。如果不作说明,读者无从知晓诗作者的‘志’之所在。”^[2]前两类是在“言诗之外”,无须多说。关键是第三类,它真是“作《诗》的本意”,还是后人推测“作《诗》的本意”,抑或是其它的什么呢?这种“美刺”说诗之法是按照一种怎样的方式进行的?深层的思想文化背景又是什么呢?

我曾在拙文《〈毛诗序〉“六义”说的历史还原性阐释:实用主义的创作论》中探讨过《毛诗序》“美刺”说诗之法的基本内涵及其思想文化背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即把一国之风所反映之事如民心所感,风俗好坏都归结为该国统治者政教得失之产物,是“美刺”序诗之法的基本内涵;而“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的教化思想则是其更深层的思想文化背景^[3](第86页)。如此说来,彭先生所说的第三类序,即《小序》之“美 * *”与“刺 * *”之语,非关《诗》之本义,也不是作《诗》的本意,而是推测的溯源之语。民风好坏是统治者德化的结果,诗歌又是社会风俗的写照,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也就有了“刺 * *”与“美 * *”之语。可见“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是“美刺”说诗之法的基本公式,其深层的思想文化背景是教化思想。

综上所述可知,《孔子诗论》采用的是“言诗之内”的说诗方式,深入《诗》的本文,或指出《诗》之志之所在,或概括《诗》之本义;而《毛诗序》采用的则是“言诗之外”的说诗方式,或说明《诗》的使用场合,或解说《诗》之题义,或追溯《诗》中之事产生的“上”的原因,皆游离于《诗》本文之外。

三、情和志的“显”与“隐”

《孔子诗论》与《毛诗序》中都有关于诗歌与人类情感关系的论述,但是,它们对《诗》中的情与志却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前者“显”处理而后者“隐”处理。

《孔子诗论》第1简:“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无隐意。”《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两者都认为诗歌是人类情感的载体,而且表达的意思也极为接近。很多学者就把这种相似性作为二者同出一源的证据,甚至认为《孔子诗论》为《毛诗序》之祖本。其实关于诗与情,类似的描述还出现在《尚书·尧典》及其它典籍中。这种相似性只能说明二者都继承了前人的文化遗产,而不能作为它们有传承关系的证据。另外这种相似性固然值得关注,但是它们各自对《诗》中之情与志的不同关注程度及处理方式,更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

《孔子诗论》对《诗》中之情的“显”处理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对《诗》尤其是对《国风》抒情性的认识与强调。这主要体现在第1、4简中。程二行先生在考释第4简时认为:“孔子所谓‘诗其犹平门,与贱民而舒之’,是从《国风》的抒情性着眼的。意即《国风》是匹夫匹妇所谓‘戕(贱)民’发泄情感,挥斥幽愤的抒情之作;‘其言文,其声善’,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因而能够很好地发挥其泄导人情,缓释幽愤的社会作用。”^[1]这些是《孔子诗论》对诗歌特别是《国风》抒情性的总体评述。二、对具体《诗》文中的“情”与“志”的关注与议论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离其所爱,必曰吾奚舍之,宾赠是也……”(第27简)“※志,既曰‘天也’,犹有愠言。《木瓜》有藏愿而未得达也。”(第19简)“因木瓜之保,以俞(抒)其愠者也。《杕杜》则情,喜其至也。”(第18简)还有前面所列的第10、26简等。三、孔子不仅关注《诗》之所述何情何志,而且与《诗》中之情和志产生强烈的共鸣:“孔子曰:‘《宛丘》吾善之,《猗嗟》吾喜之,《鸛鸣》吾信之,《文王》吾美之……’(第21简),《宛丘》曰:‘洵有情,而无望’。吾善之。《猗嗟》曰:‘四矢弁(反),以御乱’。吾喜之。《鸛鸣》曰:‘其义一也,心如结也’。吾信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吾美之。”(第22简)等等。

而这种对《诗》本文中所述之情、志的关注、欣赏、认同及共鸣是《毛诗序》所没有的,《毛诗序》对《诗》中之情与志采取了“隐”的处理方式。但是,这并不就是说《毛诗序》之作者不明了《诗》之本文所述何情何志,只是这不是他关注的焦点而已。其实《诗序》作者十分清楚《诗》之所述之情与志,清楚到甚至在它产生的那个时代不需要特别强调与突出的程度,于是便将每首诗中具体的、活生生的“情”与“志”淡化为背景,突出演绎的则是“上”即帝王们的“得失之迹”,即《小序》中的“美**”、“刺**”之语。如《雄雉》本是一首思妇诗,反复述说的是对久役在外的君子的思念之情。《小序》却说它“刺卫宣公也。”其“续申之语”则犹如是将主题与背景串联起来的解说词:“淫乱不恤国事。军旅数起,大夫久役,男女旷怨,国人患之,而作是诗。”卫宣公“淫乱不恤国事”,其政失,从而出现了“军旅数起,大夫久役,男女旷怨”的社会现实,于是有思妇大思其夫的诗歌出现。说它“刺卫宣公”,并不是说《雄雉》之诗所述为卫宣公“淫乱不恤国事”之事,而是说它是这首诗所反映之“风”出现的原因。如此,朱子“《序》所谓大夫久役、男女怨旷者,得之。但未以见其为宣公之时,与其淫乱不恤国事之意耳”^[4](第12页)之感可解也。将《小序》中很多这种不可理解之处都作如此的逆向推导:即将本“显”之情淡化,使之退居为背景,而将本“隐”之社会背景——“上”之政教得失突出,使之成为聚焦所在。那么,朱子很多的诸如此类的疑惑都可解。如《邶·静女》之《小序》曰:“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诗集传》曰:“此淫奔期会之诗也。”《朱熹辨说》:“此序全然不似诗意。”序《诗》者当然知道这是一首情人约会的诗,只是他并不关注人们怎样约会以及此时的情感如何,他所关注的是:《诗经》中为什么会有这样一首诗存在,及这种风俗出现的“上”的原因是什么。他推测的结果是:这首诗的存在是为了“刺时”,产生这种幽期密约之风的根源在于“上”之“卫君无道,夫人无德”。《毛诗序》的这种对《诗》中之情与志的背景化的处理方式是由它的用《诗》观所决定的,是为了“谏谏”。这是政治家的处理方式。

四、《孔子诗论》在《诗经》学史上的意义

从以上比较可知,《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由于论诗者的用《诗》观的不同,引取他们关注焦点的差异,导致他们对《诗》之本文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言诗之内”与“言诗之外”;《诗》中情与志的“显”处理与“隐”处理。这种差异的存在,在《诗经》学史上意义重大:《孔子诗论》这种不同于《毛诗序》的深入《诗》本文的先秦说诗模式的存在,为我们重新认识《毛诗序》提供了一个可资比较的参照物,通过比较可知《毛诗序》对《诗》采取了游离于《诗》本文之外的处理方式;通过这种比较,还可以为《诗经》学史上聚讼纷纭的尊序废序之争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从汉代起,历代说诗者都将《毛诗序》“言诗之外”的材料误读为是在“言诗之内”。这是尊序与废序之争产生的症结之所在。

汉儒误读《毛诗序》,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他们对《毛诗序》时时称“义”或“篇义”。《毛诗·小雅鹿鸣之什·南陔、白华、华黍》序:“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白华,孝子之洁白也。华黍,时和岁丰,宣黍稷也。有其义而亡其辞。”“有其义而亡其辞”之语,《孔疏》云:“此二句毛氏著之也。言有其诗篇之义而亡其诗辞,故置其篇义于本次后,别著此语记之焉。”^[5](第418页)毛公不称“序”而称“义”,说明他一直是把“言诗之外”的“序”当作言诗之内的“义”在读。这种误读代代相因。郑玄亦称“序”为“义”或“篇义”:他说:“子夏序诗,篇义合编,故诗虽亡,而义犹在也。毛氏训传,各引序冠其篇首。”^[5](第418页)除此之外,《郑志》中还载郑玄“答张逸,云:‘篇义云好听谗,当似是而非者,故易之。’”^[6](第13页)。黄振民先生说:“诗义、篇义系就解说诗之本旨而言,诗序系就置于诗之篇首而谓,名虽不同,其实一也。”^[7](第242页)其实不然,把“序”称为“义”不仅仅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称谓的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涉及到对《毛诗序》的性质的认识。

其二,将“言诗之外”的“序”误认为是言诗之内的“义”,这种认识上的错误直接导致了他们在释《诗》时,以《序》解《诗》,曲解《诗》义。《毛诗序》本独立为篇,至毛公才“各引序冠其篇首”,而以《序》解《诗》,

从现存文献来看,正是从毛公始。如《关雎》序曰:“《关雎》后妃之德也。”《大序》尾还有:“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这里滥用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语,且与《毛诗序》体例不类,又因与《毛传》“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等语相近,疑为毛公语窜入序中,故不用。根据《毛诗序》之用《诗》观,及其“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说诗公式可知,它不是在说《关雎》这首诗讲的就是后妃之德,而是说,这首诗中所反映之风俗是后妃德化的结果。可是,毛公却将“后妃之德”误读为诗之内,而在诗本文中努力发掘出后妃所应具有德行:“雉鸣,王雉也,鸟挚而有别。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后妃有关雎之德,乃能共荐菜,备庶物,以事宗庙也。”^[5](第273页)《郑笺》用“鲁义易毛”,又发掘出更多的后妃之德:“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后妃觉寐,则常求此贤女,欲与之共己职也。”^[5](第273页)这种错误绵延不绝,如《孔疏》就沿用郑说:“所以得有怨者,以其职卑德小,不能无怨,故淑女和好之,见后妃和谐,能化群下,虽有小怨和好从化,亦所以明后妃之德也。”^[5](第273页)又如《雄雉》一诗,前面说过,它本不关宣公“淫乱不恤国事”之事,可是因汉儒误读《诗序》,所以在解诗时,不惜曲解诗义以就序。《郑笺》释“雄雉于飞,泄泄其羽”时说:“兴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奋讯其形貌,志在妇人而已,不恤国之政事。”^[5](第302页)《郑志》亦载郑玄:“答张逸,云:‘雌雉求牡,非其耦,故喻宣公与夫人。’”^[6](第9页)

汉儒们对《毛诗序》的误读直接导致了他们对《诗》之本文的错误解说,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误读的延续造成了《诗经》学史上的聚讼纷纭的尊序与废序之争。可以这样说,表面上的尊序废序之争其实质则是:汉儒们误读《毛诗序》,从而造成对《诗》本义的错误解说,而宋代《诗》学的废序运动,则一直是一个努力回复诗本文、重现诗本义的运动。如欧阳修撰《诗本义》;朱熹撰《诗集传》又撰《朱熹辩说》,一步步要求回复到诗本文中去:“某向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者,虽存《小序》,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涤旧说,《诗》意方活。”;“《诗》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于汉儒,反乱《诗》本意。”;“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是以委曲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处!”^[6](第697页)“如《诗》、《易》之类,则为先儒穿凿所坏,使人不见当来立言本意……直是要人虚心平气本文之下……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9](第809页)

可是,不管是尊序还是废序,大家都陷在误读《诗序》的泥潭里挣不脱。汉儒以为《小序》是在解说诗义,所以在诗本文中寻找与序相合的蛛丝马迹,曲说诗义以就序,尊序者从之。废序者也以为《小序》是在解说诗义,因序与诗义每每不合,所以要废序。其实是“楚失之,齐亦未为得”。因为《毛诗序》本来就不是在解说《诗》义,若硬要把它当做《诗》本义来读,当然会说它是错的。幸有《孔子诗论》出,为我们看清《诗经》学史上这一旷日持久的论争提供一束明亮的光。

[参 考 文 献]

- [1] 程二行. 楚竹书《孔子诗论》关于“邦风”的二条释文[J]. 武汉大学学报, 2002, (5).
- [2] 彭林. “诗序”、“诗论”辨[DB/OL]. <http://www.bamboosilk.org/index.html>, 2002-02-10.
- [3] 李会玲. 《毛诗序》“六义”说的历史还原性阐释: 实用主义的创作论[J]. 武汉大学学报, 1998, (2).
- [4] 朱熹. 朱熹辩说[A]. 四库全书: 第69册[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5] 孔颖达. 毛诗正义[A].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 上册[Z].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6] 郑玄. 郑志[A]. 黄氏遗书考: 第117-118册[Z]. 扬州: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4.
- [7] 黄振民. 诗经研究[M]. 台北: 正中书局, 1981.
- [8] 朱熹. 朱子语类: 卷八十[A]. 四库全书: 第701册[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9] 朱 熹. 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八·答吕子约[A]. 四部备要:第 57 册[Z].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0] 马承源.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11] 李学勤.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诗论》分章释文[J]. 国际简帛研究通讯,2002,(2)
- [12] 周凤五.《孔子诗论》新释文及注解[DB/OL]. <http://www.bamboosilk.org/index.html>,2002-02-10.

(责任编辑 何良昊)

Compare the Fashions of Analyzing Poems between *Conficius' Theories on Poetry* and *The Prologue To Mao Poetry*

—Discuss the Value of *Conficius' Theories on Poetry* in the Learning History of *The Book of Songs*

LI Hui-l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LI Hui-ling (1973-), female, Lecture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philology.

Abstract: *Conficius' Theories on Poetry* and *The Prologue To Mao Poetry* are different in their ideas of application of poetry, which leads to their different fashions of analyzing poems. For one thing, the former analyzes poems within poems, while the latter does beyond. For another, the former is an apparent fashion of handling the affection and aspiration in poems, while the latter is a hidden fashion. All the explainers of *The Book of Songs* have misread *The Prologue To Mao Poetry* that analyze poems beyond poems and believed it explained poems within poems. This misreading has resulted in the debate on whether to honor *The Prologue To Mao Poetry* or abandon it in the learning history of *The Book of Songs*.

Key words: *Conficius' Theories on Poetry*; *The Prologue To Mao Poetry*; ideas of application of poetry; fashions of analyzing poems